

# 写作人小说选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丛书《第二辑》  
新加坡世界书局发行

# 总序

## 黄孟文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长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丛书”第一套（十二本）（教育出版社出版）已经全部面市了，各方面的反应都很好，令人兴奋鼓舞。

现在，世界书局，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大前提下，和本会取得了协议，决定联合出版另一套文艺丛书，俾使我国的文艺花圃更为茂盛，呈放异彩。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员众多，不分流派。为了使更多的会员有出版作品的机会，写作人协会和世界书局联合组成的丛书评审委员会订立了以下两个条例：

(1) 第一套文艺丛书作者的作品，这次暂不考虑。

(2) 出版“写作人小说选”和“写作人散文选”

（选自写作人协会出版或主编的“文学月报”、“文学半年刊”和“写作人”（双/周刊）各一本，以便容纳更多会员的作品。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是“促进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研究，以提高国家的文学水准”。出版文艺丛书，当是协助提高本地文艺水准的一条重要途径。另外，世界书局历史悠久，发行网遍及各地。现在这两大机构携手合作，相信在推广本地文学方面，能够发挥一点作用。这是符合大家的心愿的。希望各界人士继续支持我们。

1981年3月31日

# 目录

六月	南枝	•	3
安乐窝	黄孟文	•	11
遗产	于沫我	•	23
向往	周粲	•	33
金表	艾 骊	•	43
苏菲亚	陈华淑	•	61
斗法	谢清	•	71
海斗	梦平	•	79
电钮	蓉子	•	99
梦醒了	丁之屏	•	109
虹色以外	宁舟	•	119
小巷里的冬天	尤今	•	135
玫瑰不是玫瑰	易梵	•	155
驾驭人脑的新发明	黄东平	•	165
能言鸟	君盈绿	•	173
杨老师	林昉	•	189
被罪恶吞噬了的人	蓝玉	•	199
日夜颠倒	麦青	•	207
未到曲终时	杨秋卿	•	215
斗	梅筠	•	227
照章行事	谢明	•	239
丑鬼	萧宏秋	•	253
妈愿你再来	卒羽	•	261

# 六月



◦ 南枝 ◦



## 六 月

“六月”象一只尖嘴的啄木鸟，渐渐地啄朽了薇底古木一般的心。一次回味，一次心伤。时间拉回了三十多年，这一串长长的岁月，在她的脑中掠过，她扶着头，又一次沉落在回忆的深渊——

那也是夏季里的一个月分，好容易争取到北上升学的机会。临行的那一天，我仍然怀着兴奋的心情，走进书房向父亲告别。父亲就坐在他常坐的红木桌子前面，清理一些文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一阵心酸，无端端地涌出了两行热泪。

父亲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膊，好象哄孩子似的：

“别难过，大了总是要离开家的。第一次单独出门，一切自己小心。……”

我一味低着头，什么也没有说，连一声“爸爸”也不曾喊出口，只觉得心头憋得慌，喉头更憋得慌，倏的一转身跑出书房，到了院子里才哭出声来。而背后还隐隐地掷过来这么一句：“到了那边，记住，给我来信。”涩涩的似乎不是他平时爽朗的声音。

难道我们就已料到这一别，即成永诀了吗？

唉，早知道以后再没有见面的机会，我怎能就这样的离开他啊！

当我接到从家乡辗转传来的家信，晓得父亲就在前一年的六月间慷慨殉国。我已经离开家乡七年，身在几

千里之外了！而人世沧桑，七年的岁月不算长，却有莫大的变化。我不但羽翼长成远渡关山；而且有了自己的巢窝，和一个四岁大的孩子了。

那时的大后方，是冠盖云集之地，免不了有许多应酬。我平常已经感到疲于奔命，尤其是在这丧服期中，更不欲作无谓之周旋，穿的也比较素净。因而常常为了这些事，引起我与敦之夫妇间的争吵。他的理由是：人死了，带孝只是做给别人看。而且死的又不是丈夫。要认真的“遵礼成服”，应当等到回去自己的老家，而不适用于其他的场合。

当然，照他的意思做，只有更陷我于不孝。

要是说，回去自己的老家嘛，我何尝忘记那个放摇篮的地方。所谓“知难而退”，的确也到了我该回去时候了。可是偏偏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我怎能走得了！

而且，自己毫无积蓄，可以充作旅费的，只有母亲在临回去的前夕，从手上脱下来交给我的一只金镯子。我每次摸出这只金镯子，决定采取行动时，马上便想起她老人家临行的嘱咐：

“这只镯子你收着，必要时可以换钱用。不过，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必须尽量容忍。因为，那不止你两个人的婚姻问题，还关系着孩子的幸福！”

啊，“孩子的幸福”！我能抛下小庚走吗？

结果，每一次争吵，总是我让步，成了磨坊里的豆子，永远是被压榨的材料。母亲说的“尽量容忍”，我终于做到了。

小庚总算在不幸而又幸福之中成长。他渐渐地会模仿我的声调，朗吟着——我常吟的一些诗句。虽然不完整

，倒颇有韵味。尤其是姜白石的“自制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念得最流利最动听。声音就象一串银铃，摇到这儿，又摇到那儿。有时还故意的把“小红”二字改了自己的小名。

他一看我眉头打结，怔在那里，问题就来了：

“妈，你为什么不要学吹箫？你会吹箫多么好！”

“妈，你说，我学你唱诗的声音象不象？……真是奇怪！为什么人家偏偏说我象爸爸呢？”

“你昨天念的那些，我都学会了，妈，你听，‘风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对不对？你再教我几首好不好？妈妈。……”

他就是这样呢人而又解人。说出来的话，或提出来的问题，简直不象那么大的孩子。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福慧不能双修”这句话。生怕什么灾难应在他的身上。而没有料到事情竟发生得那么快！

小庚生下来大约三十三天吧，就发生战事。我带着他冒着风雪，耽着惊恐，跋涉几千里，山重水复，最后深入陪都。什么委屈我也忍受，什么痛苦我也担当，只差未曾从死神手里抢救出他来——

一场肠热病，小庚足足躺在床上一个多月，全靠葡萄糖和鲜橙汁来维持生命。他依然那么俊秀伶俐，没有一点倦容。为了预防空袭干扰到病人，让他和保姆住在对岸海棠溪上去的南山疗养院。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相当的路，来往必须兼用水陆交通工具。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身孕。顶着大太阳，还是上山下山的两头忙。如果时间分配得不恰当，不是叫山上的孩子望穿倦眼，便是让山下的家人怪责，



而我总是尽心尽力的做去。只求那一棵用血用泪培养出来的幼苗，不至枯萎。

论理，孩子所患的只是“副伤寒”，本来不是不治之症。那里知道名医也一样误人！也许因为名气太大了，太忙了，百密不免一疏；也许因为经验太丰富了，什么病症在他看起来，都是小事，都满不在乎。结果我们特约的那位儿科专家，却疏忽于替病儿口腔消毒，而导致牙龈化脓。伤寒没有好，“走马牙疳”症并发。到了连那位大医师都宣告束手，我们只好从疗养院接他回来，改服中药。

那时，小庚仍然非常清醒，还满怀希望的问保姆：“张妈，还有好久我才有个小弟弟？你不知道，我好想做哥哥啊！”

谁知道，什么也没有给他期待到。过不了几天，大伏天的一个夜里，他一觉醒来，突然咯出一口口的鲜血。全家惊慌得没了主意，我一味的哭着。真难为他，一个小小的孩子，病到这个地步，还勉强的咧开又红又肿的嘴，向我笑笑：

“妈，别难过，我只是牙齿痛流血，不要紧的。”

其实，他的肠子已经穿了。只听到肚子里一阵咕咕的响，就涌出了大量的血。说是“牙齿流血”只不过是安慰这个可怜的妈妈！

大约死前十分钟吧，他的神智仍然清醒。还侧过头来，用着我永世不会忘记的——有多少爱，便有多少痛苦的眼神，默默地望着我：

“妈，我不会离开你，也舍不得离开你啊，妈妈……”终于说出了最后摧人心肝的话。

这时，大约他也知道一切对自己都毫无帮助了，才亲自要求张妈，替他做一些日常清洁的工作，收拾得干干净净放回床上，才闭上眼睛。彻底的做到“洁来还洁去”！

啊，我底孩子舍不得离开我，就这样的离开了我！

\*                     \*                     \*

薇终于从回忆的深渊拾回自己。

窗外刺眼的骄阳已无声地隐去。正下着雨，凉意沁人。她站起来，抹干脸上的泪痕，走过去，把“卅日”这六月最后一天日历，撕了下来。



# 安乐窝

。黄孟文。





## 安 乐 窝

**刚**踏出美花河公寓的办公室，迎面走来一位身体瘦小、头发卷曲的青年。负责接待我们的那位爱荷华大学职员，赶快为我们介绍：

“这位是沙马·依布拉欣，巴勒斯坦人；这位是孟黄，新加坡来的。真巧，你们是通房。”

“嗨！”彼此高兴地喊了一声，握握手。既然彼此的卧房相通，以后要朝夕相见的，所以很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觉，至低限度我自己是这样以为。

沙马·依布拉欣满脸堆着笑容，很和气的样子。他的眼睛很小，鼻子却是高而有钩，皮肤介于白和棕色之间，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

“沙马，你先到两天，比较熟悉，带孟在楼下走走，好吗？”那位职员说。看见沙马点点头，他加上一句：“我要先走一步，如果有什么难题，可以到辅导处来找我。”说完就走了。

美花河公寓占地甚广，楼高八层。它的正面和打丕公路平行，中间向后伸延，全座建筑物象个倒转过来的T字。它的底层宽敞极了，全部铺着地毯。正中间是办公室，左翼是图书馆兼阅览室、休息室、电视厅，空空旷旷的。办公室对面走廊的左边有两座电梯，还有邮政信箱、女热气澡室，男热气澡室，其后直通热气游泳池。走廊右边有贩报机、贮藏室、和一间直通外面停车场

的大空房。右翼又有两座电梯，还有邮票机、换钱币机、足球机、乒乓球桌、台球等。再过去是无人管理的食堂，里面摆着各种食品机器，只要把银角放进去，你可以按钮取得咖啡、可可、汽水、冰淇淋、鸡汤、牛肉汤面、冻肉三文治、香烟、薯干、花生等，应有尽有。

我们在食堂内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沙马走到汽水机旁，塞进两个两角半的银角，在其中的一个电钮上一按，格格格格格格，一罐可口可乐滚落在一边待领。同时，格令格令格令令，一个银角在里面翻腾而下，落在另一个凹处。他把银角拿起来放在掌上，是找回来的五分钱。

我要喝咖啡，但是一时没有银角，很窘。他把我带到换钱币机前，将我交给他的一元纸币平铺在机器里。一按电钮，格令格令格令格令格令，一共滚下六个角子，三个两角半的，两个一角的和一个五分的。惭愧！当初我以为只可以用大银角换小银角，却没想到还能以纸币换银角，真是落伍得很！

“是第一次来美国吗？”沙马笑笑说，也许是看到了我脸上所显露的诧异神色。

我点点头，并且带着羡慕的口吻对他说：美花河公寓的一切都很现代化，象是一座豪华漂亮的旅馆。

“其实，连旅馆都没有这样齐全的设备呢！”他眯着眼睛说。“美花河公寓就代表美国，什么都是机器的。在这里住真舒服，它实在是一个安乐窝。”说完，他仰头喝了一口可口可乐，咂咂嘴。

话题很快就扯到各人的背景上去。他说他目前在攻读硕士学位，主修英国文学。

“好极了，好极了，我们是同行。”我欢欣地说，再度和他握手。我还告诉他说我研究的是远东文学，这次到爱荷华来，主要是为了参加一项文学讨论会，同时在远东文学系旁听一学期的课。

既然志同道合，彼此都很高兴，初见面时的那种隔阂霎时消失无踪。

“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二年，”他进一步说，摸了摸他的曲发。“去年我在纽约念，今年转到爱荷华来，主要是为了要多认识美国。你知道，这里是美国的心脏地区，能接触到真正的美国人。”

当我问他原来住在什么地方时，他有点腼腆地说：“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区。”但即刻加上一句：“我以前曾经参加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说时脸孔微侧，似乎因为有些烈迹而感到骄傲。

原来他当时思想激进，非常痛恨以色列强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尤其痛恨美国处处在为以色列撑腰。沙马在巴解中非常活跃，举凡袭击以色列机场，向美国大使馆投掷手榴弹等，只要是对美以两国不利的事情，他都愿意干，因为他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他说得慷慨激昂，那种爱国爱民的仗义行为，使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我接着问他后来怎么会到美国来念高级学位。

“哦，这很简单，是以色列政府批准的。他们不在乎，巴勒斯坦人多走掉一些，他们更高兴，尤其是象我这种人，拿过枪杆的。”

“问题是以色列政府怎么会让你……？”

也许是看到了我眼睛里的疑惑神色，他进而解释说



，后来在一次教堂爆炸事件中，他被捕了，被审讯，差一点被枪毙。“但是还好，他们不枪毙我，只要我答应他们离开巴解，安守本分。他们甚至自动给我奖学金到耶路撒冷念大学，毕业后又派送我到美国来读高级学位。”说着，他把一只脚跷放到桌子上，踌躇满志。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你学成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以后以后再说吧！不过，我想不会回去了，回去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生活也没有这里舒服——这里是安乐窝！”他笑了起来，眼睛眯得更细小。“你知道，巴勒斯坦人分散各地，住在美国的就有很多，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都当大学教授。”

“那以后你也想在美国当大学教授吧？”

“对了，你猜得不错，这就是我要读英国文学的原因。念外国文学系的美国学生，最喜欢选读英国文学，比较有出路。”

“那么，其他的巴勒斯坦人呢？你们复国的事情呢？”我故意挑逗他。

“那我管不了这许多，困难太大了，让其他的巴勒斯坦人去做吧！”

“你的家人都来了美国？”

“不，在约旦河西岸，我的妈妈和三个弟弟，他们不肯离开，我也没有法子照顾他们。”说着，他摊开两手，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

“……”

我无言了。开始时我以为他是一个为国为民的斗士，现在才知道他不外是一个向物质享受低头的极端个人